

不管是“禮”还是“礼”，都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，是人们社会交际中的行为准则。礼貌、礼节、礼仪都属于礼的范畴。

字韵歌风

从前,不知道多少年前,反正不是几个月前,一户人家的建房报告总是批不下来,建房材料准备齐全好多年,旧房子岌岌可危,眼看就快不能进去住了,负责建房审批的乡镇干部总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不给批。有人给这家人如此这般出了个主意,这家人依计而行,新买回电视机和洗衣机各一台,不是搬回破屋,而是搬到那个干部家,什么话也没说,搁下就走。可把那干部高兴得。一高兴什么借口也没有,大笔一挥,就把报告给批了。等房屋建好,那家人家的户主与家人带上车辆和一大把喜糖上干部家,把干部一家人正使用的电视和洗衣机搬上车拉回家,面对一脸懵圈的干部家人,那户主大声表示感谢:“幸好你们家宽敞,要不然这几个月真不知道该把这两样东西放在哪里!”那干部的婆娘小声问:“不是送给我们的吗?”那户主说:“像你老公这么廉洁奉公的好干部,我们祸害谁,也不能祸害他呀!”

事后有人说那家人太刁,有人说那干部太刁。

这民刁不刁?刁!这小官刁不刁?也刁!是先有刁官后有刁民,还是先有刁民后有刁官?这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,连参考答案都没有。

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,这个小故事,是对“礼”的反讽。

此篇就来说说这个“礼”字。

“礼”的繁体字有好几个,最常用的是“禮”。“礼”和“禮”是一个字吗?也许不应该说是,理由是这两个字各有其内涵和外延。

先说“禮”。《说文·示部》:“禮,履也。所以事神致福也。从示从豎。豎亦声。”这是个颇有意思的汉字,左侧为“示”,右侧为“豎”。

“示”的含义比较单一,表示上面站着个身着祭袍、手持祭器、口中念念有词的主祭的祭台。

“豎”本身就是一个汉字,有其独立的内涵和意义。《说文》:“豎,行礼之器也。从豆,象形。凡豎之属皆以豎。”组成这个字的“豆”不是黄豆豌豆的豆,而是“豆”,在甲骨文中表示一种祭器,除了祭祀的时候使用,平时也可用来盛装黄豆之类容易滚动散失的粮食。人们还发现,这种中空的器皿敲击起来声音悦耳,伴随盛装黄豆的多少,既可以婉转,也可以高亢。除了祭祀的时候敲击,其他时候也可以敲击,并且随敲击的节奏,可歌可舞。《诗经》中的十五国风以及那些永远散失的民歌,也许就在这这种打击乐中诞生。而“豆”上的“曲”,你可以理解为音乐,音乐最初的功能就是娱神的,音乐就诞生于人们对神灵的祭祀和祈祷之中。按《说文》的本义,这个字表示的是祭师在向神灵敬献美玉美酒的时候,一边击鼓娱神,一边唱颂祈祷。

“示”与“豎”合在一起的“禮”,就表示进行祭祀时的礼仪活动。

如今一说到祭祀,有人就联想到迷信,其实未必,国家还有公祭呢。祭祀是什么?其形式和目的有多种,但其中有一种我认为是可取的,那就是追思先辈先贤堪当楷模的丰功伟绩,像把散乱的黄豆拢聚在一起那样凝聚人心,团结和聚集本族、本部落、本国力量同舟共济、共克时艰。通过这种活动激励后人,警醒和忠告下一辈。《礼记》所谓“礼之所兴,众之所治也;礼之所废,众之所乱也”,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《管子·牧民》:“何谓四维?一曰礼,一曰

义,一曰廉,一曰耻。”礼为社会规范,义为行为准则,廉为修养楷模,耻为反省利器。所谓“礼崩乐坏”,就是指什么规矩都不讲、什么制度都不遵守,谁是谁想怎么来就怎么来,结果如何?天下大乱。

最初兼代掌管“禮”的部门是春官以及后来的乐府,职能既事神,也奉君。后来,“禮”从祭祀礼乐和仪式,渐渐衍化管理国家、社会和人民的各种典章制度——统治者要你干什么,不是简单发个布告了事,而是以禮待之,禮仪先行,比如编几首歌让国人都传唱,入脑入心,寓教于乐,三下五除二就达到了目的。再后来,掌管“禮”的机构进化成礼部,负责礼乐、祭祀、外交、宴乐及学校贡举政令的发布。礼部最高长官礼部尚书,相当于文化部长、国师、外交部长、办公厅主任和教育部部长。在六部中,官不算最大,但管得够宽。

《礼记·冠义》:“凡人之所以为人者,礼仪也。”意思是说,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会不会说话,而是有没有规矩礼节;哪怕是不会说话的哑巴,只要懂规矩讲礼节,他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

再说“礼”。有人说“礼”是从“禮”简化而来的,他们认为“禮”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其丰富的汉字,简化的时候仅用一个竖弯钩代替“豎”,而成了“礼”——这个令人费解的竖弯钩,仿佛一笔勾销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智慧和文化传承。他们还说,用汉字六书造字规律分析“礼”字,这个字属于哪种书?还有人说,部首“彑”旁边的竖弯钩,是对一个人在跪拜乞求的样子进行抽象勾勒。那就更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法则了。“跪拜”算怎么回事?“乞求”合乎什么精神?一句话,得遭受多么强烈且巨大的霸凌和压迫才会呈现出这种屈辱状态?这样的“礼”还有道理吗?

事实上,《说文》中明确记载“禮”是正体,“礼”是古文。颜元孙撰写的《千禄字书》记载:“禮礼并正。”说明在唐代,“礼”与“禮”平起平坐,都是正字。古代名碑、名帖中写简化字“礼”的例子不少,在《曹全碑》《朝侯残碑》以及王羲之、虞世南、柳公权、王铎、颜真卿、褚遂良等人的字帖中,能看到简化的“礼”字。

不管是“禮”还是“礼”,都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,是人们社会交际中的行为准则。礼貌、礼节、礼仪都属于礼的范畴。礼节是表示尊重的言行规范,礼节是表示尊重的惯用形式和具体要求,礼仪是由一系列具体表示礼貌的礼节所构成的完整过程。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说,“礼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。钱穆先生还说,在西方语言中没有“礼”的同义词。礼,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,标志着中国文化的特殊性。

2020年11月中旬,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张迈曾退休,交大六千多名师生自发聚集在校园,洒泪为张书记送行,殷殷深情,依依不舍,观者为之动容。2023年1月中旬,交大校长王树国退休,同样动人的场景再次重现。相隔短短两年时间,两任校长收获相同的礼遇,令人由衷感叹。关键是如何高规格的礼遇是自发的,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谁说人走茶凉?在这礼仪之邦,状态就是风水,人品就是运气,人心才是最高礼仪。

回到本文开头那故事,村民和干部之间,也算是另类的礼尚往来,有什么因,便有什么果,一报还一报。回到“禮”字本身,除了礼节、仪式,还有礼品之意。中国人自古尚廉,礼品并非越贵重越好,千金之礼,何如馈赠对方儿时在故乡吃过的念念不忘的某种烧饼?礼轻情义重。若以钱财谋得事成,便是权钱交易,终会反受其累。

坐看苍台



想起这些,并没有流泪,感觉到一股暖流从心窝窜起,漫过喉咙。抬头仰望天空,久久地仰望天空,眼里涌起两片世上最小的海。

海棠花未眠

□江徐

春风浩荡,窗外两棵香樟被吹得绿浪翻涌。鸢尾梦幻过了,一年蓬疯狂过了,晚樱早就下过樱花雨了,什么花都没有去采去摘,偶尔动起念头,又马上制止。遇见就好了,凝视就算拥有。我爱花之精魂而非喜欢,所以看两眼就好了。

如果一朵花很美,那么有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,要活下去!这样安慰自己的川端康成,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我了结,用口吞煤气管的方式。据说煤气的味道是甜蜜的。文字清冽唯美的他的内心,该是怎样一片苍凉?他最终是不是意识到并且不愿意承受——心无所爱,再美的花也是虚妄?心里有个人,落英才缤纷。

不必谈死色变,也不要轻率绝对地否定这种行为,不如用慈悲的目光看取生与死。对于一些敏感的人来说,自杀,是否是极端的一劳永逸的消除自我的方式?是被虚无感透而又看不到出路后,对因我执而起的不能承受之轻的逃离?懦弱的放弃,也是因为无力吧。佛陀说,寂灭并非死亡,死亡不是究竟的解脱。如果这些人相信佛陀,就不会以此方式摆脱因我执而起的生之苦闷。其实,我是想借此说些别的什么。什么是信仰呢?信仰是一些你从确认又愿意相信的事情,是佛陀手中黄叶止啼的那片黄叶。有时,我倒是羡慕那些懂得不多却能轻易信仰的人,信就信,不信就不信,这是无可奈何的事。有所信仰,不系之舟就有依靠。山山水水,花花草草,声声色色,说到底,无非是一堆原子。花开花落,云卷云舒,无非是一堆原子的聚合离散。看穿了,也就无所谓好看难看,也无法比较这个好看那个不好看,更无所谓惊艳,万花不同,万花平等且都平常。

很长一段岁月里,我也乐于看花、赏花,会蹲下来慢慢凝视一朵花,因为各种花卉而心生愉悦。年月渐深,忽然有一天,对花本身失去兴趣,所喜是花带来的意境。若能像孩子那样由衷地赞美一朵花“好美呀”,便是简单的快乐,因花而起的快乐,就是凡心色欲。那一刻,花即是色。色,即是空,空,不是无,空是原子。原子深入到不能再深入的时候,就是空得不能再空的空。这是一条无法回头万劫不复的路,由不得你选择,因为一经发现,就再也回不到没发现的时候。就像一朵花,开了就开了。看破空色,花依然可以很美,或者说花很有意蕴,因为有情。情,又为何物?能否这样说:花只是花,拈花一笑是情。蝶只是蝶,蝶恋花是情。山只是山,我看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看我亦如是,才是情。桃花潭水只是被取名为桃花的一潭水,汪伦的踏歌声才是情。你告诉我,凌晨四点,看见海棠花未眠,海棠是人,因为注入了作者的情。

世间一切,林林总总,之所以迷人醉心,并非林林总总的事物本身,而是心中的情、冥冥中的缘。那些逝去的亲人,爱慕的古人,现实中无法“拥有”的有缘人,从前、现在、最终,他们都是原子,都终将是原子。不,应该这样表达:一切逝去的生命,其实无所谓逝去,逝去的生命,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形态另一副皮囊继续留存于天地之间。生生死死,一堆原子聚合离散又聚合又离散,声声色色,一堆原子不断地偶遇分离再偶遇再分离,如此循环往复,无始无终。想起所谓的死亡,我所想到的是归去、是不可思议,是无梦的黑甜。世间一切恐惧,都是人为的概念所致。小时候用麦秆吹肥皂泡,吹起一只,按在桌上,看水泡表面五光十色的液体不断地游逸涣漫,交互衍漾,越来越快,直至悄然破灭。那时候,还没读到“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,如露亦如电,应作如是观”。后来读到了,也并没有真正领悟。人的心念之流,也如此游逸变迁,你无从把握。原子,原来,原去,缘来,缘去。

春天终将离去,春天本来就是要离去的,春天虽然离去,燕子又要回来了。“笙歌散后游人去,始觉春空,垂下帘栊,双燕归来细雨中。”倘若,确实因为离别而悲伤,一时无法摆脱这份情绪,那就不妨好好感受这份悲伤,就像失恋的时候,也不妨好好感受失恋所致的诗意,那是一杯苦酒,是灰色的快乐,不要拒绝,也不可拒绝。对于离去的人与物,心有不舍,是因为心中的情,更是因为那个执念的“我”,是“我”,让你品尝着猛烈的快乐、汹涌的痛苦,让你生发出拥有与失去的错觉,也让你因某个梦中人的眉目笑意与转身离开而大病一场。

作为凡庸之人,除了专注于一事、无梦的酣眠,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忘却“我”的存在?年轻的时候,立于古塔之巅,面对秋日层林,会萌生出一股纵身入化的冲动。那时候就已厌倦而贪生。心中桃花潭水深千尺,所以情爱爱,如饥似渴。

很少品尝黑甜的馨香,也没有真正醒着活过,不是在做白日梦,就是做着奇奇怪怪的温暖玄妙的黑夜梦。梦中,我撑一把透明的伞,抱着婴儿时期的自己走在雨中,回去后看见已死的自己躺在那里。梦中,我的灵魂悠悠飘出堂屋,无悲无喜,无恋无惧,身体以“V”字形在风雨中不断飘远,直至遇见一双温暖的眼睛时,心有所动,想在有这双眼睛的檐下尘埃落定,重新开始。梦中,我赶一整夜的夜路,对着朝霞喊出一声“妈妈”,为之热泪盈眶。梦中,意识到奶奶已经不在而伤心落泪,而泪着醒来。梦中,噩梦将终结之际,遇见一长排粉色莲花高高地开在乔木上,浩荡,葳蕤,招摇,如虚如幻,好似仙境。第一时间给许久不曾联系的你发去消息,分享这一奇遇幻景,醒来,只记住你的回复里有这样一句:你是灵感充满了灵魂的一个人。而此刻,五月里的一天,春去也,燕子还未来,仰望天空,想起你曾说过,“海棠花未眠,那是人与海棠的相伴”。

想起这些,并没有流泪,感觉到一股暖流从心窝窜起,漫过喉咙。抬头仰望天空,久久地仰望天空,眼里涌起两片世上最小的海。天之苍苍,除开云来云去,真的无所有吗?倚靠窗台,刚刚写下朝霞与海棠,一转身,看见西天晚霞一片殷红。



风的样子 吴有涛摄

洞明世间事 过好“人情”关

□凌云

了杨开慧之兄要到北京来工作的请求。在毛泽东同志的言传身教下,其子女也事事要求自己,抵制来自各方面的不合理要求。

1982年,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,便专门召集了一个家庭会议,给全家人打招呼:“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,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,千万不要忘乎所以。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,只能是自己负责,我是不会讲情面的。”

胡耀邦同志任职期间,正是社会上“出国热”“经商热”高温灼人的时候。当时日本的一个学术团体主动找到他的女儿满妹,问她:“愿意到日本进修吗?读个学位或者走走看看都没问题。费用你不用担心,你可以一个人来,也可以带着先生和孩子一起来。时间长短也取决于你,要几年就几年。”满妹考虑了很久,想到那次家庭会议和父亲一贯的要求,她谢绝了对方的好意(这要是好是坏难说——笔者注)。

就这样,胡耀邦任职期间,胡家兄妹唯恐有损父亲的形象和影响党的声誉,都自觉做到“四不”:一不干政,二不要官,三不经商,四不出国,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

其实,这样的佳话,在老一辈革命家中不胜枚举。无论是周恩来同志定下的“十条家规”,还是陈毅同志与家人的“约法三章”,抑或叶剑英同志要求子女“夹着尾巴做人”,都是严以治家、严管家人的楷模。他们的做

法在当下仍有启示意义:治国必先治家。领导干部只有首先正身齐家,教好子女、管好家人和身边人,才能用好权力、干好事业。

遗憾的是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,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,由于初心不纯、家风腐败,从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发财,一旦手中拥有了一定的权力,就大肆为自己、为亲友谋取私利,有的是夫妻档,有的是父子兵,有的是上下帮,更有甚者全家齐上阵,顶风作案,结果葬送了自己的人生前途和幸福家庭。

报载,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直接或者通过其妻段雁秋、其子周清非法收受8家单位和个人财物,共计折合人民币4002万余元。从白恩培的妻子让某商人花1500万元买下手镯,到刘铁男的儿子收受他人上千万元财物,周永康的妻子、儿子先后收受他人财物近1.3亿元,再到浙江省湖州市政协原副主席葛伟受贿的1606万余元,有1024万余元系其伙同司机叶丽智共同收受……深挖一桩桩贪腐案件,不少涉事干部的家属或身边人因参与其中而最终一浮出水面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要“注重家庭、注重家教、注重家风”,强调要防止“枕边风”成为贪腐的导火索,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,防止身边人把自己“拉下水”。从政者当时警醒!

从政杂谈

清代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序里有句话说:“王道本平人情……古今来大勋业、真文章,总不出人情之外。”

洞明世事,练达人情,从容过好“人情”关,是从政者的必修课。这是因为,从政者身处人情社会,各种亲情、友情、上下之情盘根错节,如果处理不好这些“人情”关系,在情与纪、情与法之间犯糊涂、做傻事,甚至贪赃枉法、公权私用,那必然会害国伤民、废职亡家。

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,一贯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、严格律己,不以权谋私,不搞特殊化。在这方面,老一辈共产党人为后人树立了光辉典范。

毛泽东同志很重感情,但他十分反感“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”的腐朽作风。全国解放后,亲戚、故旧、朋友纷纷来信,有的表示祝贺,有的寻求帮助,有的则提出要到北京来。经再三考虑,毛泽东同志都叫来秘书,对他们说,以后一般的来信,都叫你们处理。凡是要求来北京看我的,一律谢绝;如果不听,偏要来,路费由他自己出;来了我也不见,公家也不接待。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,我这里是“四不主义”——不介绍、不推荐、不说话、不写信。后来,毛泽东还拒绝

古人论画说:“远山无皴,远水无波,无树无枝”,这是古人通过观察——写生——再观察后得出的经验。最后一个“观察”带有研究、分析、总结的意思。八大山人画远处荷叶,是用几团墨色变化不大、外形较为整齐的块面挨着排列来表现的,对此我不很理解。一日,站在濠河曲桥上用毛笔在宣纸上写生,见远处有一柄孤独的荷叶,高出水面少许,遂用大写意手法约略其形,发现竟与八大山人笔下的形象是一致的。古人不吾欺,本于自然如此。